

儒家经典文库

全注全译珍藏版

子程子曰：「大学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」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，独赖此篇之存，而论孟次之。学者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。

子贡曰：「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」

子曰：「可也；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」

子贡曰：「诗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』，其斯之谓与？」

子曰：「赐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」

子曰：「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」

无情者不得尽其辞。大畏民志，此谓知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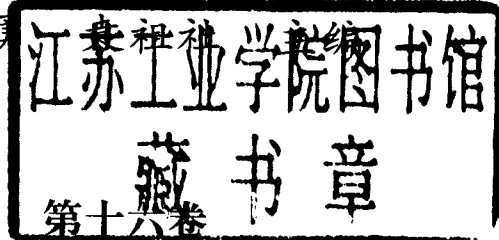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儒家经典文库

黄

真



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
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

目 录

春秋左传

襄 公

襄公九年	(3205)
襄公十年	(3220)
襄公十一年	(3237)
襄公十二年	(3247)
襄公十三年	(3250)
襄公十四年	(3258)
襄公十五年	(3281)
襄公十六年	(3286)
襄公十七年	(3291)
襄公十八年	(3296)



卷十六 目 录

襄公十九年	(3308)
襄公二十年	(3318)
襄公二十一年	(3323)
襄公二十二年	(3336)
襄公二十三年	(3346)
襄公二十四年	(3366)
襄公二十五年	(3376)

襄公九年

九年春，宋灾。乐喜为司城以为政^①。使伯氏司里^②，火所未至，彻小屋，涂大屋^③；陈备揭^④，具纁缶^⑤，备水器；量轻重，蓄水潦^⑥，积土涂^⑦；巡丈城，缮守备，表火道^⑧。使华臣具正徒^⑨，令隧正纳郊保^⑩，奔火所。使华阅讨右官^⑪，官庀其司^⑫。向戌讨左，亦如之。使乐遄庀刑器^⑬，亦如之。使皇郈命校正出马，工正出车^⑭，备甲兵，庀武守^⑮。使西鉏吾庀府守^⑯。令司宫、巷伯儆官。二师令四乡正敬享，祝宗用马于四墉^⑰，祀盘庚于西门之外^⑱。

晋侯问于士弱曰：“吾闻之，宋灾，于是乎知有天道。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古之火正^⑲，或食于心，或食于昧，以出内火。是故昧为鹑火，心为大火。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丘^⑳，祀大火，而火纪时焉^㉑。相土因之，故商主大火^㉒。商人阅其祸败之衅^㉓，必始于火，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。”公曰：“可必乎？”

卷十六 春秋左传

对曰：“在道。国乱无象，不可知也。”

【注释】①乐喜：即子罕。②伯氏：宋大夫。司里：管辖城内街巷。③涂：以泥涂封。④揭：陈畚揭：陈列盛土的器具。畚揭(jū)，器具，可以盛土，也可盛粮。⑤纆缶：纆，绳索。缶，盛水容器。二者为汲水器具。⑥蓄水水潦：蓄水于池塘。⑦土涂：泥土。⑧表：标志。⑨具正徒：按规定征调徒役。⑩纳郊堡：使郊外徒卒调赴国都。⑪讨：治，主管。⑫官庀其司：作为官长以督促下属各尽其责。⑬庀刑器：准备刑具。⑭工正：也是司马属官。⑮庀武守：守护武器库。⑯庀府守：主管国库的守卫。⑰用马于四墉：杀马祭祀四门城隍。⑱盘庚：宋国远祖。⑲火正：官名，职掌祭火星。⑳阍(è)伯：相传为高辛氏的苗裔。现河南商丘县西南有阍伯台。㉑纪时：确定时节。㉒主大火：以大火为祭祀主星。㉓阅：考察。衅：预兆。

夏，季武子如晋，报宣子之聘也。

穆姜薨于东宫^①。始往而筮之，遇《艮》之八三^②。史曰：“是谓《艮》之《随》三。《随》其出也^③。君必速出。”姜曰：“亡。是于《周易》曰：

‘《随》，元亨利贞无咎^④，’元，体之长也^⑤。亨，嘉之会也^⑥。利，义之和也。贞，事之干也^⑦。体仁足以长人^⑧，嘉德足以合礼^⑨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，然，故不可诬也^⑩，是以虽《随》无咎。今我妇人而与于乱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，不可谓元。不靖国家，不可谓亨。作而害身，不可谓利，弃位而姤^⑪，不可谓贞。有四德者，《随》而无咎。我皆无之，岂《随》也哉？我则取恶，能无咎乎？必死于此，弗得出矣。”

【注释】①东宫：别宫名，非太子之宫。②遇《艮》之八：占筮得到《艮》卦，变为八。《周易》以“九”、“六”为变爻，并以此占断。此言“遇《艮》之八”并非依据《周易》。晋杜预认为此是用《连山易》或《归藏易》，然而此二易今已不可知。③《随》其出也：《随》卦有随人出走之象。④元、亨、利、贞：为《随》卦卦辞。⑤元，体之长也：元，首。首为身体最高处。⑥亨，嘉之会也：亨，即享。凡嘉礼必有享礼，享礼有主有宾，故称会。⑦贞，事之干也：贞，忠信。干，本。⑧体仁：以仁爱为本体。长人：即高于常人。⑨嘉德：嘉会。⑩诬：欺，妄。⑪弃位而姤：弃太后

之尊位，而把自己修饰打扮成姣美的样子，与人私通。

秦景公使士雅乞师于楚^①，将以伐晋，楚子许之。子囊曰：“不可。当今吾不能与晋争。晋君类能而使之^②，举不失选^③，官不易方^④。其卿让于善，其大夫不失守^⑤，其士竞于教，其庶人力于农穡。商工皂隶，不知迁业^⑥。韩厥老矣，知蒞稟焉以为政。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，使佐中军。韩起少于栾黶，而栾黶、士魋上之，使佐上军。魏绛多功，以赵武为贤而为之佐。君明臣忠，上让下竞。当是时也，晋不可敌，事之而后可。君其图之！”王曰：“吾既许之矣，虽不及晋，必将出师。”

秋，楚子师于武城以为秦援^⑦。

秦人侵晋，晋饥，弗能报也。

【注释】①士雅(qiān)：秦大夫。②类能而使：按人能力分类，量才适用。③举不失选：举拔人才，各得其所。④官不易方：任命官员不改变政策。⑤不失守：不失职守。⑥不知迁业：不愿改变职业。⑦武城：楚地，位于河南南阳市北。

冬十月，诸侯伐郑。庚午^①，季武子、齐崔杼、宋皇郈从荀偃，士匄门于郕门^②。卫北宫括、曹人、邾人从荀偃、韩起门于师之梁^③。滕人、薛人从栾黶、士魋门于北门。杞人、郕人从赵武、魏绛斩行栗^④。甲戌^⑤，师于汜^⑥，令于诸侯曰：“修器备，盛饩粮，归老幼，居疾于虎牢，肆眚^⑦，围郑。”

郑人恐，乃行成。中行献子曰：“遂围之，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。不然，无成。”知武子曰：“许之盟而还师，以敝楚人。吾三分四军^⑧，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，于我未病^⑨，楚不能矣，犹愈于战^⑩，暴骨以逞，不可以争。大劳未艾^⑪，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，先王之制也。”诸侯皆不欲战，乃许郑成。十一月己亥，同盟于戏，郑服也。

【注释】①庚午：十一日。②郕（zhuān）门：郑都城东门名。③师之梁：郑都城西门。④行栗：道路旁的栗树。⑤甲戌：十五日。⑥汜：东汜水，位于河南中牟县西南。⑦肆眚：宽恕有过错者。⑧三分四军：晋有上中下新四个军将其分为三部分。⑨未病：不疲惫。⑩愈于战：比决战好。⑪大劳未艾：大劳指劳心。艾，息也。君子之劳心还未停息。就

卷十六 春秋左传

是要继续与札斗智。

将盟，郑六卿公子騂、公子发、公子嘉、公孙辄、公孙蚤、公孙舍之及其大夫、门子皆从郑伯^①。晋士庄子为载书^②，曰：“自今日既盟之后，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，而或有异志者，有如此盟^③。”公子騂趋进曰：“天祸郑国，使介居二大国之间^④。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^⑤，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，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，夫妇辛苦垫隘^⑥，无所底告^⑦。自今日既盟之后，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，而敢有异志者，亦如之。”荀偃曰：“改载书。”公孙舍之曰：“昭大神，要言焉^⑧。若可改也，大国亦可叛也。”知武子谓献子曰：“我实不德，而要人以盟，岂礼也哉！非礼，何以主盟？姑盟而退，修德息师而来，终必获郑，何必今日？我之不德，民将弃我，民唯郑？若能休和^⑨，远人将至，何恃于郑？”乃盟而还。

晋人不得志于郑，以诸侯复伐之。十二月癸亥^⑩。门其三门、闰月戊寅，济于阴阪^⑪，侵郑。次

于阴口而还。子孔曰：“晋师可击也，师老而劳，且有归志，必大克之。”子展曰：“不可。”

【注释】①门子：卿的嫡子。从郑伯：随郑伯参加盟会。②载书：记载盟书，盟辞的书。③有如此盟：盟誓经常用语。言如果背盟，甘愿受违盟之罚。④介：间也。二大国：晋与楚。⑤乱以要之：发动战乱以强行结盟。⑥垫隘：极度困乏瘦弱。⑦底告：致告，诉说。⑧要言：约言，即盟约。昭大神要言，盟约之言已昭告神明。⑨休和：美好和协。⑩癸亥：五日。⑪阴阪：洧水渡口。位于新郑县西北一带。

公送晋侯。晋侯以公宴于河上，问公年，季武子对曰：“会于沙随之岁，寡君以生。”晋侯曰：“十二年矣！是谓一终，一星终也^①。国君十五而生子。冠而生子^②，礼也，君可以冠矣！大夫盍为冠具？”武子对曰：“君冠：必以裸享之礼行之，以金石之乐节之^③，以先君之祧处之^④。今寡君在行^⑤，未可具也。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！”晋侯曰：“诺”。公还，及卫，冠于成公之庙，假钟磬焉，礼也。

【注释】①一星终：古人认为木星（又称岁星）一年行一次，十二年满一周天，故而十二年为一星终，而以此纪年。②冠：古代由童子至成人举行冠礼。国君举行冠礼的年龄，说法各异。晋悼公认为十二岁可以冠，十五岁可以生子。③节之：有节度。④祧（tiāo）：庙。⑤行：道路。

楚子伐郑，子驷将及楚平。子孔、子虎曰：“与大国盟，口血未干而背之^①，可乎？”子驷、子展曰：“吾盟固云：‘唯强是从。’今楚师至，晋不我救，则楚强矣。盟誓之言，岂敢背之？且要盟无质^②，神弗临也，所临唯信。信者，言之瑞也^③，善之主也，是故临之。明神不蠲要盟^④，背之可也。”乃及楚平。公子罢戎入盟^⑤，同盟于中分^⑥。

楚庄夫人卒，王未能定郑而归。

晋侯归，谋所以息民。魏绛请施舍，输积聚以贷。自公以下，苟有积者，尽出之。国无滞积^⑦，亦无困人。公无禁利^⑧，亦无贪民。祈以币更，宾以特牲^⑨，器用不作，车服从给。行之期年，国乃有节^⑩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。

卷十六 春秋左传

【注释】①口血未干：诸侯盟誓要饮血酒，口血未干形容刚刚饮过盟誓血酒，嘴上的血迹还未干，可谓时间极为短暂。②要盟：强加的盟约。质：诚信。③瑞：玉石，古人以此作凭证。④蠲（juān）：清洁。⑤公子罢戎：楚大夫。入盟：入郑都参加盟会。⑥中分：郑都城內里巷名。⑦滞积：积压的财货。⑧公无禁利：国君没有专门的利益。⑨宾以特性：招待宾客只用一头雄性牲畜。⑩节：法度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九年春季，宋国遭受了火灾。那时乐喜担任司城执掌宋国政权。他任命伯氏管理城内街巷。伯氏组织人在火没有烧到的地方把小屋拆除，大屋不易拆除就涂上泥土防火，同时准备了各种装运泥土的工具，以及往上吸水的绳子、盛水的器物，并依据对泥土和水的需求量的预测，储存积水，堆积泥土；又派兵巡视城区各个地方，加强警戒，并用标志表明大火的燃烧方向以此提醒过往行人。司徒华臣负责组织了大批徒役，又让下属隧正调集了远郊的一些徒卒赶到起火场所。让华阅督促所率右师各官各自尽到职责，让向戌督促所率左师各官各负其责，让乐遄准备刑罚器具以防有人趁火灾作乱，让皇郈带领校正备好马匹，工正备好战车和武器，保护武器仓库，让西鉏吾守卫国库，西鉏吾又让司

卷十六 春秋左传

宫、巷伯等人加强宫中防备。左右两师命令四乡乡正祭祀神灵，让祝宗杀马祭祀四方城池之神，又在西门外祭祀盘庚。

晋悼公问士弱：“我听说，宋国由于爆发了火灾而明白了上天之道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士弱回答说：“古代的火正之官在祭祀火星时，或者以心宿一起祭祀，或者以柳宿陪祭，因为火星是在这两个星宿之间运行。所以柳宿就是鹑火星，心宿就是大火星。陶唐氏的火正阏伯驻住在商丘，祭祀大火星时，根据火星的移动来确定气节时令。殷商先祖相土顺沿了这种方法，因此商朝就以大火星作为祭祀的主星。商朝人观察他们祸乱失败的预先征兆，就一定从火灾开始，因此过去他们就以为掌握了天道运行”。晋恒公说：“这种规律能把握住吗？”士弱回答：“这完全在于有道或无道。如果国家动乱，上天不给显示预兆，就没有办法知道了。”

夏季，季武子到晋国回答感谢士句对鲁国的聘问。

穆姜在东宫离世。开始她搬到东宫的时候，曾做了占筮，得到艮卦变为八，太史说：“这就是说艮卦变为随卦。随是表示出走。您一定要想尽办法赶快出去。”穆姜说：“不必了。这卦象在《周易》的卦辞是‘随，元、亨、利、贞，无灾无祸。’元是身体的极点，即头；亨表示主宾相会；利是道义的总和；贞是事物的本体。自身的行为体现了仁就能够领导别人，美好的德行足以协调礼节义行，对一切事物有

利就能够统揽道义，本体坚定有力就可以成就事业。有了这四种德行，就不算欺妄，因此即使遇到随卦也没有灾祸。而如今我这样一个女人却成为动乱的祸根，本来女人就地位低下，再加上有了不仁的行为，不能说是元。能够使国家动荡不安，不能说是亨。所作所为害及自身，不能说是利。不守妇德而讲究修饰，不能说是贞。只要具备了这四种德行，即使遇到随卦也没有灾祸，我没有这四种德行，怎能一致于随卦的卦辞呢？我自讨邪恶，能没有灾难祸害吗？我必定要死在这里，出不去了。”

秦景公派士稚到楚国请求发兵帮忙攻打晋国。楚共王同意了。子囊却说：“行不通。现在我们不能与晋国争雄。晋悼公量才使用，选拔的人都非常胜任其职，官员都能坚决执行政策。他的卿都甘心情愿把职位让给合适的贤明人，他的大夫都能恪尽职守，他的士都能致力于教育感化，他的农民都能努力生产粮食，他的工商皂隶都能安于本业。韩厥已告老退休，荀息代替他掌权。士匄比中行偃年轻，但中行偃却让他地位自己之上，担任中军副帅。韩起比栾黶年轻，但栾黶和士魋却让他位居自己之上，担任上军副帅。魏绛多次建树奇功而受世人仰目，但他认为赵武贤能，便心甘情愿做他的副手。君王贤明，臣子忠诚，上面谦让，下面奋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是不能与晋国为敌的，只有事奉他们才可以。君

卷十六 春秋左传

王还是三思而行!”共王说:“我既然已经同意出兵了,就是我国赶不上晋国,也一定要发兵攻打。”

秋季,楚共王发兵进攻武城,作为对秦国的支援。

秦国人入侵晋国。晋国正闹饥荒,所以没有能予以回击。

冬季十月,襄公联合晋悼公、宋平公、卫献公、曹成公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孝公、小邾子、齐国的世子光一同进攻郑国。十一日,季武子、齐国的崔杼、宋国的皇郈随同荀偃、士句攻打郑都东门郛门,卫国的北宫括、曹国人、邾国人则随同荀偃、韩起进攻郑都西门,师之梁,滕国人、薛国人随同栾黶、士魋进攻郑都北门,杞国人、邾人随同赵武、魏绛负责砍去路边的栗树。十五日,联军驻守在汜水之滨。晋悼公传令诸侯:“整治武器,筹备干粮,把老年幼者都送回去,让病人住到虎牢,对无意中犯错误的人要从宽赦免,准备包围攻打郑国。”

郑国人畏惧了,于是便派人前来求和。荀偃说:“要迅速完成对郑国的包围,以便等候楚军前来营救,和他们作战。不这样,就不可能真正地重归于好。”知罃说:“我们可以答应与郑国结盟然后撤兵,从而让楚军进攻郑国,使楚军疲惫不堪,随后我们把四军分成三个部分,再联合其他诸侯的精锐部队,轮番与楚军作战。这对我军来说,轮番作战并

不困乏，但楚军得不到休整，就受不了了。这种方法要比围攻郑国或等候和楚军决战更好。决一死战以贪图一时快乐，不能以这样的方法和敌人争胜，更大的苦难还在后面，应该注意养精蓄锐。君子以智慧取胜，小人靠力气取胜，这是前代君王的遗言教诲。”于是诸侯都不打算作战了，就答应和郑国讲和。十一月十日，双方在戏地结盟，证明郑国已经顺服。

盟会正要进行，郑国的六位卿公子驷、公子发、公子嘉、公孙辄、公孙蚤、公孙舍之及其大夫、卿的嫡子都跟随郑简公来了。晋国的士弱草拟了盟书，内容是：“从现在盟誓后，郑国如果不对晋国绝对服从或别有所图，就要依据此盟约予以处罚！”公子驷上前一步说：“上天降祸给郑国，使我们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受排挤。但大国不但不给我们带来恩德，反而以战乱相要挟，从而使我们的上天神灵得不到祭祀，百姓享受不到土地的利益，男女老少辛辛苦苦劳作却依然瘦弱不堪贫困交加，而且无处诉说。从今天盟誓之后，郑国如果不对讲究礼仪而又能切实保护我国百姓的国家绝对服从，并有其他念头的话，甘愿受此重罚惩处！”荀偃说：“要再修改一下盟书！”公孙舍之说：“已经对着神灵把盟约当众诵读过了，如果还能修改的话，那么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背叛大国了。”荀偃对荀偃说：“我们自己修养不好，却又要以盟